

N世代梦幻演艺圈的水晶之恋 연애기피증

触电 High 小子与 MM 编剧

出演一场无路可逃的爱情狂奔



那小子 好High

[韩] 楚恩 著 高静 译

漓江出版社

那小子 好 High

연애기피증

[韩] 楚恩 著 高静 译



江苏出版社

桂图登字：20—2005—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小子好High/（韩）楚恩著；高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7

ISBN7-5407-3488-4

I. 那... II. ①楚... ②高...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9131 号

연애기피증

Copyright © Cho eun

2004, Printed in Korea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Rights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ungUn Publishing co.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那小子好 High

[韩]楚恩 著

高静 译

责任编辑：邹湘侨

美术编辑：罗 云

责任校对：田芳 徐明

责任监印：唐慧群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78（发行部） 2821573（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9.5

版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 001—26 000 册

书号：ISBN7-5407-3488-4/I·2041

定价：19.8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序 曲

怡娴将视线转向窗外，可街上匆匆擦身而过、彼此漠然的人群让她更想哭。她努力睁大眼睛，想把汹涌而出的泪水逼回去，但泪水却自顾自争先恐后地流出眼眶，顺着下巴，滴滴滑落，瞬间便打湿了衣襟。

坐在面前的这个男人只是沉默，一言不发地抽烟。原来常说的一支烟的工夫竟是如此漫长而无望，但男人直到把那支烟抽完，都没开口说一句话。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捻灭，又拿出一支叼在嘴里。

“好吧，就那样吧。”

点上烟，男人吐出烟圈，突然间回答道。就在那一刻，怡娴觉得自己坐着的软沙发突然间塌陷了，也许是窗外刺眼的阳光使她出现幻觉。

其实早就知道了，这段感情已经把这个男人弄得疲惫不堪，但他所经受的又怎能和怡娴比？怡娴知道，彼此都已经身心俱疲，可又不甘心。这个男人绝对无法想象这么多年来，不顾他多次的背叛以及和别的女人传出的流言而一直默默相信他，把最美好的韶华都陪葬在这段感情中的自己内心的厌倦疲乏是多么地浓重而绝望。

分手是怡娴提出的，但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由谁提出都不重要了。这些年来，男人也一直为自己频繁的出轨而苦恼，但却从未向怡娴提出结束，就好像他早就预知到怡娴最终会无法忍受而

연애기피증



提出分手一样，或者，他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

就这样结束了吗？

想张嘴说些什么，千言万语都卡在喉中，罢了，不想再为这份感情受折磨了。怡娴知道，如果不就此断得干干净净，那么无数的不眠之夜和为情所伤的哭泣将如过去的梦魇般纠缠着自己，无休止地重复下去。

爱情是什么？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如此晕眩，如此痛苦。

痛苦不堪的怡娴突然间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梦而已。太好了，是梦，那样的痛苦她无法保证自己在现实中是否还能再承受一次，那些都过去了，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她心里暗暗对自己说，睁开眼睛，看着自己小房间的天花板，意识到一切真的不过是场梦。怡娴长舒了口气，从床头的纸盒里抽张面巾纸把眼泪擦干。

接下来的场景是怡娴一再让自己忘记却始终深刻在记忆中的。怡娴提出分手，男人表示同意。他边抽烟边喝咖啡等着怡娴的心情平静下来，然后两个人一起离开了咖啡屋。那好像是春天吧，天色渐晚，夜灯初上，两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怡娴向男人告别，想就这样回家，转身的时候不想手腕却被男人抓住了，他说自己希望能和怡娴最后共度一晚。

申怡娴，天底下为什么会有你这么傻的女人！最终，男人只不过是想在结束之前亲近一次，而怡娴却没有领会到男人的真正意图，误以为男人对自己还有迷恋，就任由男人把自己拉进了一间小旅馆。

男人并没有打算在这里过夜，只开了三个小时的房间。关上门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抚着怡娴的身体，无所不用其极地挑逗着，热情如火地展开了攻势，让怡娴无从也无力拒绝。

从今以后，他再也无法拥抱这个女人了，这似乎成了他的兴奋剂。男人激烈地，以比往日任何一次都要耐心得多的方式不厌其烦一遍遍地探索着怡娴的身体。余韵还未消失，男人就收拾好自己离开了，小旅馆里只剩下怡娴一个人。

直到这时怡娴才真正明白过来。申怡娴，你真是个笨蛋。现

在才认清这个男人吗？他只是不甘心你先提出分手，觉得丢了面子，于是想最后再抱一次这个以后无法再随意亲热的女人，找回一点平衡，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你以为他把你带到这里是对你还有什么留恋吗？

泪流满面走在大街上，在地铁里低声抽泣，怡娴毫不在乎路人的眼光。有什么啊，没有一个人会真正在乎她，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茶余饭后多了个谈资而已：今天在路上碰到一个哭得奇惨无比的女人。那又怎么样？无论那些听的人是他们的家人、朋友还是爱人，对自己来说，不过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突然场景又变成了那间咖啡屋，她想站起身来，但是身体却异常沉重，就好像整个人都粘在沙发上一样，感觉沙发仿佛突然长出手脚将她牢牢抱住，让她丝毫动弹不得。这个该死的梦，突然间她意识到春天已经慢慢走近了。

她挣扎着想从梦魇中挣脱出来，但任由自己如何拼命使劲，却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想大声喊出来，却无论怎样张嘴都发不出声音，她觉得自己痛苦得快窒息了，动又动弹不得，喊也喊不出来，周围寂静若死，空无一人，求助无门，怡娴在梦中孩子似的呜呜地哭着，不断挣扎。

“亲爱的，接电话了，亲爱的，接电话了……”

一个声音霹雳般地轰进脑海，异常刺耳。怡娴猛然睁开了眼睛，大口喘着粗气从床上坐了起来，反射性地四处摸索着不知道被自己扔在什么地方的手机。

“喂——”

“还睡呢？太阳都照屁股了，还不快起来！”

“……哪位啊？”

刚刚从痛苦的梦魇中走出来，大脑尚处于对现实和梦境的分辨阶段，听到这种仿佛跟自己很熟的自以为是的口气，莫名地一种烦躁，怡娴皱着眉头勉强挤出几个字。听到自己的声音沙哑而干涩，很不习惯用这样的声音说话，好像是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另一个人。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未能及时传送到大脑，没有丝毫的真实感。

2011年7月14日



“下午三点了。昨天几点睡的啊，现在还这么迷迷糊糊的？”

“……你是谁啊，这么跟我说话。”

“你这家伙，连哥哥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你又怎么了？跟吃了枪子儿似的。”

哥哥？

怡娴大脑混沌一片，根本无法判断这个词所代表的人和他的身份，她忍无可忍地将手机合上挂断了电话，而后把它塞到枕头底下，重新闭上了眼睛。那份痛苦直到今天还是如此鲜明，她叹了口气，整个身体蜷缩着，每年春天要来的时候，她都是这样。

怡娴养的两只猫咪——黑人和雄仔不知什么时候爬到了床上，它们仿佛感受到了怡娴的痛苦似的，走到她身边，轻轻地用身体在主人身上磨蹭了两下便卧了下来。很久以前，怡娴就明白这是猫咪们的安慰方式。

“我没事。”

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同猫咪们讲话，怡娴轻轻地抚摸着猫咪们柔软的毛，搔痒似的在它们的耳朵和脖子那里轻轻地挠来挠去。外面的空气还很凉，猫咪们又往被子里钻了钻，怡娴看着它们，禁不住笑了。

本来打算在床上再赖一会儿，看了看表她决定起床了，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突然之间被从梦中拉到现实里，身体还是有些不适应，头有点闷闷的痛，但依照以往的经验，如果再睡下去，只会更不清醒。

想到这里，果断地坐起身来，正计划着坐一会儿再下床去，手机又响了起来。液晶屏上显示的是研究生院的同班同学洪景豪的名字。

“喂？”

“大小姐，你又发哪门子脾气，哪有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电话挂了的？”

“你打电话来又不报名字，这才比较没有礼貌吧。”

“我们这么熟，哪里还需要报名字，再说你没有来电显示？”

“睡得稀里糊涂的，没看见。”



她还是很感谢景豪能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如果那个时候电话不响的话，怡娴痛苦的梦魇将不得不变得更加漫长。寒意料峭，本已变暖的天气又开始转凉，房间里凉意森森，感觉不到光线的温度，抬起头来打量了一下整个房间，睡前打开的加湿器已经烧干了，红灯亮着。

她拿着手机下床，一边伸着懒腰，一边走到桌子前的椅子边坐了下来，开始习惯性地找香烟，猛然间想起自己为了戒烟，已经把香烟和烟灰缸，甚至连打火机都已经收起来了，这让她无奈地叹了口气，做完这种梦以后，没有什么能比尼古丁更能化解体内翻滚的痛苦了。

“对了，《减肥套餐》的拍摄日期已经定下来了。”

《减肥套餐》是景豪作为研究生毕业作品而准备拍摄的电影，景豪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她拍摄的时间。对于编剧怡娴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哦？是吗？什么时候啊？”

“开机定在了3月20号……对了，你有没有兴趣演个角色看看？”

景豪这个突然的提议让怡娴彻底醒了过来，混沌的头脑也一下子清楚了。对于怡娴来说，这个提议的震撼程度就好像夜半时分有人大力敲门或白日见鬼一样。

“……你叫我站在镜头前面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吗？”

剧本完成之后，两人就曾经打趣说这部电影不是什么情景剧，而是一部色情片，太多的暴露镜头让所有人都觉得很为难。以怡娴的个性，让她出演床戏众多的女主角，无疑是个绝冷的笑话，更何况剧本要求的女主人公是个个子矮小的女孩，这对于身高接近1米70的怡娴来说更是不可能了。

“你不是说已经找到女演员了吗？怎么，看了剧本以后说自己拍不了？”

“你少自恋了，我什么时候说让你演女主角了，是演和那个男主人公同居的女孩，感觉挺适合你的。”

“你让我演那个明明知道男朋友有外遇，还死缠烂打的女人？”

“这又怎么了，反正就两个镜头而已，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啊，想来想去你的形象最适合了。”

“别开玩笑，天底下哪有让编剧演戏的？你是拍毕业作品，不是开研讨会跟人介绍电影。”

“过一会儿，我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开个会，之后打算一起去喝酒聊天，你来不来啊？我请客。”

听到喝酒聊天，怡娴有点心动了，仔细想想，去年年末完成毕业论文后就直接回老家了，回来后直到现在也好几个月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和人正正经经坐下来好好聊聊了，或许就是因为整天闷在家里，所以才会做那种不堪回首的梦吧。她真的很想出去走走了，因为她知道如果今天她一个人呆在家里的话，只会陷在过去的泥沼中，越来越郁闷。

而且她也该和工作人员、演员见个面，虽然并非是她原创，但毕竟《减肥套餐》的编剧是她申怡娴。景豪写的这个短篇小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故事情节，把它变成一个剧本，着实让怡娴费了些功夫，这也让怡娴对它更加执着。

“今天演员也来吗？我很乐意和演员们见个面。”

“男女主角都会来，不过男主角可能会晚来一会儿。”

“反正不管怎样，我都不会答应演那个同居女友的，这点你可以死心了，至于酒嘛，先谢了。呵呵，对了，去哪儿啊？”

景豪本身就没有什么钱，他约的地方是在江南区附近。他在那附近找到了作为主要拍摄地的女主人公的家，在那里和工作人员一起拍戏。虽然她不知道这部戏的预算是多少，但是像师兄那样的平民，如果花了房租还没有搞定的话就有点危险了。

挂掉电话后，怡娴又伸了一个大懒腰。她打开冰箱，给自己倒了杯冰水，然后拿出猫粮，往它们的碗里倒了杯水，就走进卫生间里洗澡去了。

一个关于过去的噩梦，一通在这时打来的电话。

而后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现在想想，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那通电话开始的，将怡娴从那间咖啡屋、那个沙发上拯救出来的就是那通电话。

如果没有这通电话，她和她的一切是不是都会改变呢？

1

一个穿着长大衣的男人。

男人打开门走了进来，向所有人打招呼，怡娴瞥了他一眼，长大衣飘飞的衣袂仿佛带来了一阵冬天的寒气，男人已经跟所有认识的人都打了招呼，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目光在怡娴身上稍稍停了一下，便马上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除了怡娴以外，好像每个人都认识他似的，大家都跟他稍稍寒暄了那么一两句。

“什么啊，你们都已经干了一杯了？”

那个男人给人的印象是冷漠不易亲近的，一开口却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性格，很是温和可亲，他和那些已经喝得半醉的人攀谈着，那些人也好像在给他讲一些有趣的事，醉醺醺地冲着男人笑着。仅是这样的风度便足以获得在座所有人的好感了。

“啊，尤胜，你和怡娴是第一次见面吧？这位美女是我朋友申怡娴，就是我们这个剧的编剧，很厉害吧。”

“是吗？久闻大名了，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男人很有精神地打了个招呼，怡娴也适当地做出了回应。

“这位是尤胜，我们的男主角。”

听到这里，怡娴肯定地点了点头。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气质和风度，是一个即便放在人群中也能轻易被找出来的人物，这样的男人当然不会仅仅是一个工作人员。并不是随便哪个男人都能把这件长大衣穿得如此妥帖自然的，这件衣服穿在他身上让人觉得

007





非常舒服，他绝不是个平凡的男人。

尤胜……景豪这家伙真是的，肯定醉得够呛了，哪有这么介绍人的，只说名不说姓，让我怎么叫？真是的！

怡娴觉得自己好像听过这个名字，向男人问道：

“您贵姓？”^①

“我是男的。”

男人的声音低沉而清冷，很好听，发音也好像是从哪里受过专门训练似的，非常标准，但他的回答却与这一切都不太相符，很是冷场。

“没跟你开玩笑，是问你姓氏不是性别。”

“我姓尤，名胜。”

“是艺名？”

“不，是本名。”

真是个特别的名字，听了男人的话，怡娴故意地作了个毫不在意的表情，轻轻地点了点头，拿起放在面前的烧酒杯送到嘴边。男人也把刚才喝了一半的酒杯举了起来，提议干杯，将杯中的烧酒一口灌了下去。

“那家伙又开始了。”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

男人似乎听到了这句话，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将怡娴的空酒杯满上了。

“那边闹得很，估计谁又喝多了……啊，多谢。”

怡娴拿起酒瓶，男人恭敬地双手执杯等她倒酒。

“这酒可喝了有一阵了。”

“但是怡娴小姐还是很清醒的嘛，一点都看不出已经喝了那么多了。”

怡娴耸了耸肩，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同学们就叫她铁娘子。在大家的印象中，好像只要是能喝酒的场合就能找到她的身影，就算是郊游或联谊的时候也不会落下；工作起来，哪怕已是凌晨时分，大家都困得睁不开眼，恨不得倒地就睡的时候，她也

^① “您贵姓”在韩语里和“你的性别是什么”是同样的说法。

还是坚持熬夜拍摄，还能够鼓励大家坚持到拍摄的最后一刻，这就是铁娘子——申怡娴。

“喂喂，申大编剧，你想好没有？有没有意思接受我刚才的建议啊？”

“刚才的？”

他妈的，景豪这家伙怎么这么婆婆妈妈，一看就是喝多了得意忘形。

电话里明明已经拒绝他了，还不死心，拿到酒桌上一直讲个不停。

“又来了，又来了，还装，演技这么好，干吗不演戏？你就给我个干脆的答复吧，咱们是好朋友啊，就当帮帮哥哥的忙，你也知道，演员不好找啊……”

“这时就想起我是你朋友了？谁跟你哥哥妹妹的，我说呢，这么好心请我喝酒，平白无故这么大方，果然你贼心不死。”

怡娴和景豪是很熟悉的好朋友了，于是毫不犹豫玩笑似的奉送大段明嘲暗讽，尤胜看着景豪和怡娴，一脸不解又觉得有趣。

“那，尤胜，你觉得怎么样？让我这个朋友来演和你同居的那个女孩？”

“你不要以为你找别人帮忙说情我就会答应，洪景豪，你简直聒噪死了，快点给我闭嘴！”

“同居女孩？剧本的那个？嗯，我看看……”

怡娴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和剧中那个为男友奉献所有，有着某种男人所钟爱的楚楚可怜特性的女人有哪点相像？为什么每个人都好像觉得她挺适合这个角色？这种时候最好就是来支烟了，最后，怡娴还是伸出手从散落在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她把香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冲着景豪吐了个大大的烟圈，轻轻地叹一口气。这次戒烟失败的罪魁祸首就是洪景豪。

尤胜从怡娴拿出烟来抽的那一瞬间就看呆了，而后开玩笑地对景豪说：

“洪导演，如果是怡娴小姐出演的话，我可不可以要求在同居女孩和男主角的剧本中多加一场床戏？您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

与他坚毅又绅士的相貌相反，这个男人一开口说话便显示出





性格中的轻浮。听到男人这句话，怡娴狠狠地瞪了过去，男人好像担心怡娴会亲手教训自己一番，拎着一把没有靠背的椅子朝别桌走去。看到他的那副模样，虽然明知他是故意做给自己看的，怡娴还是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听到笑声，男人便又重新把椅子放到怡娴的身边，厚着脸皮坐了下来。

“小弟弟，床戏可不是和谁都能拍的哦！”

“这么说来，你是对我很不满意喽？”

“我不和看起来就没经验的小毛头拍床戏。”

“别这么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怡娴小姐你要不要现在就来检验看看？”

“还是算了，如果检验过后我再拒绝你，你岂不更没面子？就给你留点面子吧！”

听到这番对话，周围的人禁不住笑出声来。尤胜一脸“我错了”的表情，双手举起怡娴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用晚辈给长辈敬酒的姿势，两手恭恭敬敬地把酒斟满，说了句“无论怡娴小姐要做什么，我都奉陪”，然后就大大方方地在怡娴身边坐下了。看到他的这番表演，怡娴的嘴角上不自觉划出微笑的弧度。

聊了一会儿，怡娴感觉到自己身体内的已经潜伏了很久没动静的“女人申怡娴”开始蠢蠢欲动起来，甚至还大大方方地伸了个懒腰。该怎么办好呢？这个女人一睁开眼，申怡娴就不是平常的申怡娴了，而变成了“女人申怡娴”，仿佛不受怡娴意志的控制，她会以绝对魅感的形容姿态去刺激周围的男人，最终搞出一些什么事情。怡娴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在什么条件下这个女人会睁开眼睛。这次的突然觉醒可能是身体内的女人申怡娴感觉或是体会到男人对自己的好感？又或者是因为自己无意中萌芽的对这个有着奇怪名字的男人的好奇？

最要命的是，这个男人的外表正好是怡娴喜欢的那一类型。那家伙穿长大衣。“那件该死的合适的长大衣！”怡娴在心里抱怨着。怡娴是一个身高接近一米七〇的女人，所以她总是被那种身材高大的男人所吸引。如果男人再稍微瘦个几公斤的话，就更是锦上添花了。这个男人太完美了：沉默不语的时候让人看起来冷

漠而疏离，这恰好是怡娴最无法抗拒的神情；稍显宽松的裤子上搭配一件浅棕色羊绒毛衣，这种穿衣品味也很是让怡娴欣赏；因为身材比较高，所以怡娴的手也比一般女孩要来得纤长宽大，但这个男人却刚好拥有一双可以将怡娴整个手都包起来的宽大而骨节分明的手掌。

他不是个看一眼就能叫出名字的著名演员，但在演艺圈也算小有名气，五官端正又不失明朗，仅就外形而言，他更像一个模特而不是演员，也许等他再上些年纪，多点成熟沧桑味道后会更红，因为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他很有可能成为那种年纪越大就越有品味的男人。

“真想看看《减肥套餐》的原创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

“我很好奇，到底是长着怎样一张面孔的人能毫不费力地写下数量如此众多的床戏，其描写之露骨到位让我大开眼界，长了不少见识。”

听到尤胜的话，怡娴没有说话。

两个人互相刺激、互相挑衅，就像两个人面对面地走钢丝一样，稍有不慎就会跌下钢丝绳，一直站在钢丝绳两端的人终于碰面了。

“你觉得我怎么样？满意吗？”

周围不断有人不堪酒意，醉倒在地，然后大家三三两两相互搀扶着告辞离去，席上只剩下寥寥的几个人，男人突然走到怡娴的面前，问出那样一句话，这让怡娴吓了一跳，她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男人接着说：

“作为编剧，你觉得我适合演你这个剧本中的男主人吗？”

果然是个老手。

老手通常都会说出这种似是而非、若有若无让人仿佛可以有遐想却又抓不住真意的话，即使听者有心，说者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绕开话题，收回自己试探的触角。

“剧本已经写完交给导演了，所以我这个编剧已经彻底卸任了，现在这件事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011





这是对企图过分接近的男人的警告，怡娴不露声色地在那条已经接近终点的钢丝上退了一步。听到怡娴的回答，男人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点了点头。附近的酒瓶已经空了，男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把附近桌上先走的人留下的酒拿过来倒在自己的杯子里。看着怡娴伸手把手指放到酒杯里，男人笑了起来。

“也许像剧本里那家伙一样娶个你这样的美女回家也不错。”

“那也要我愿意嫁给你这样的丑男才行。”

“你们这两个家伙吵什么啊！”

景豪坐在怡娴的旁边，枕在胳膊上，喝得醉醺醺，突然之间吐出这么句话来，而后又埋下头去。怡娴伸出脚，踢了踢趴在前面的景豪，景豪猛地从梦中惊醒，睡眼惺忪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眼神呆滞地看着依然还很清醒的怡娴和尤胜。

“别在这儿眯着，要睡回家睡去，听见没？”

怡娴的话音刚落，尤胜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去叫醒那些已经趴在桌上睡着的人。看到景豪还没有清醒过来，怡娴伸出手啪啪地在他脸上拍了两下，见他清醒了就叫他起来去结账，尤胜带着叫醒的人们先走了出去。

这是一个冬日的清晨，天气格外湿冷。街上还没有公车，路上空荡荡的，等着拉客的计程车停在路边，偶尔有几辆车飞驰而过。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的灯光和路灯让黎明前的景色明亮温暖了几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怡娴和尤胜把人都送上计程车，两人尴尬地站在路边。想打个招呼就回家，怡娴抬头看着眼前的男人，男人抢先开口说道：

“要不要再去喝一杯？”

“喝一杯？”

“我来了没一会儿酒就散了，根本没喝几口，还不过瘾。”

酒精慢慢地在身体里循环，怡娴大脑反应有些缓慢，呆呆地咀嚼着男人的话。可能是刚从温暖的室内走出来，觉得外面更冷了，好想再找个温暖的地方躲起来，可是即便是在夏天，要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找个酒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男人好像也意识到这一点，环顾了四周，做了个为难的表情。

“我们从便利店里买酒到旅馆去喝，怎么样？就像大学时候那样。”

“大学时候那样？”

“纯喝酒而已。”

“欲盖弥彰，说谎的孩子鼻子会变长哦！”

男人有些害羞，微笑着低下头。可以这样吗？这种时候向女孩提出要再去喝一杯的要求，男人的心思已经很明显了，可是就这样和他分开，实在有些遗憾。看到怡娴脸上的犹豫，男人仿佛在帮她作决定似的，带着怡娴走到附近的一间便利店，推开门，站在门口无言地邀请着。怡娴叹了口气，从男人推开的门走了进去。

男人提着购物篮，跟着怡娴走过去打开冰箱的门。怡娴往购物篮里放了一打新出的啤酒，男人伸出手又拿了几瓶，而后又拿了些饮料和几包可以做下酒菜的花生、小吃，怡娴推开拿出钱包要结账的男人，自己付了钱。从便利店走出来的时候又很自然地对男人说：

“酒钱我出，开房间的费用就交给你了。”

哗哗哗哗哗哗——

雨水打在路面上。

怡娴把尤胜脱下来的长大衣搭在肩上，装满啤酒和小吃的塑料袋就放在脚边，看着倾泻而下的雨水在路面上迸溅出的晶莹而细小的水花。刚刚旅馆的招待告诉他们房间已满，无法再接待其他客人了，而正当他们在找附近旅馆的时候，雨点不知不觉间变得越来越大。

“唉，冬天还下暴雨。”

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尤胜不知所措，他低低地嘟囔了一句，让怡娴在旅馆门口等他，自己跑出去找另外一间旅馆，三两下就消失在那边的胡同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怡娴只能苦笑，身体因寒冷而不住细微地颤抖着。怡娴双手紧紧抱住肩膀，结果尤胜的大衣从肩膀上滑下来，没办法，只好将大衣穿在身上。若是其

50
7
1
1
1





他身材娇小的女孩，这件大衣的下摆肯定要泡在地上的泥水里了，可穿在怡娴的身上刚刚到脚踝。

怡娴背后的门开了，一对年轻男女从里面走了出来，怡娴看着他们，禁不住笑了笑。突如其来的冬雨也让他们不知所措，两个人站在旅馆门口，或许是想到怡娴刚才的眼神和笑容，两个人互相看着嘟囔了几句，就朝下着大雨的路上跑去。

走之前应该让他留个电话号码的，现在有人走了，可能有空房间了，却不知怎么把刚刚跑进雨中的尤胜叫回来。怡娴瞥了一眼背后旅馆的玄关，这时曲折的胡同里闪出了尤胜瘦高的身影。

尤胜跑到怡娴身边，脸上露出了那种无法如愿时常有的表情，一脸的不知所措，让怡娴想到犯了错不知该怎么解释的孩子，那样子还真是可爱。

“我真不知道大韩民国旅馆的生意都这么好。”

男人一脸的难堪表情，怡娴为了缓解气氛，扔给他一根救命稻草。

“是啊，下雨嘛！”怡娴随口附和了一句。

“对了，这家旅馆刚才有人check out，应该有空房间了。”

一听这，尤胜立刻推开玄关门朝旅馆里走了进去，但是没一会就顶着同样的可爱表情走了出来。

“不知为什么，说是还不能接待客人。”

怡娴看了一眼堆在脚边的便利店塑料袋，直接拿着这个回家吗？看了一眼头发已经淋得湿漉漉的，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的男人，就把那件大衣脱下来递给了他。

“真郁闷。”

今天真是不巧，就在怡娴想要告诉男人干脆直接回家的时候，男人已经拎起怡娴脚边的塑料袋，把刚刚接过来的大衣搭在怡娴的头上，拉起怡娴的手慢慢地朝大马路走去，怡娴配合地抓住大衣的一角，跟随着男人一同走进了雨中。

一看到空的出租车，男人就让怡娴先坐了进去，自己也钻进车，告诉出租车司机一个附近最高级的酒店的名字，出租车出发了。